

永豐縣志卷之四十

雜類志

軼事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無一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為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

灑水燕談錄

歐陽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為王荆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同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一

列少與合者是時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大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嘆惜之

魏秦庚軒筆錄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憚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

含香九子也豫章書

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公於穎上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公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灑水燕談錄

歐陽公致仕居穎蔡承禧經由穎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耶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為小人所誣蟻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埃逐也今日乞身已為晚矣小人蓋指蔣之奇也公在穎惟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為

永豐縣志

卷四十

軼事

二

傳以自序東軒筆錄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三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灑水燕談錄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凌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為不平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如此作鬧

東軒筆錄

景祐中范文正公黜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

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鄉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時蔡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澠水燕談錄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爾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三

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真識少可歎亦可愍也

東坡志林

王荆公初未識歐陽文忠公會子固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正

獻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避暑錄話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

鶴林玉露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四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爲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編編不可尙已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鶴林玉露

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殺鬼神述夢卜近帷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理物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予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

異於擊不書人之過惡以爲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

歐陽公曰國家雖有寬征薄賦之恩徒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自若也北魏時有建議朝廷減賦若干則田主亦減佃戶租若干者此論最爲公溥不知每歲災荒則佃戶每歲乞減於田主而田主不能乞捐於朝廷卽令有捐亦未必及災荒實數况田之美惡不等雖同在一方當水旱時有全無害者有半害者有全害者若照捐賦例通行減佃戶租則全無害者減半爲倖免全害者減半爲虛賦不公甚矣故朝廷只宜捐田主之賦而佃戶聽民間自減可耳

永豐縣志

卷四十

軼事

五

歐陽公之文優柔平中有如周子說樂感其心莫不淡且和者其見識亦高於尋常如縱囚論所說上賊下下賊上蓋謂喪其本心以權術詐僞相使耳此皆儒門議論能抉其根柢其本論亦足補益原道原道正法本論平

情王恒齋雜論

凡理性情莫過於詩如畫錦堂豐樂亭記亦真足理性情也味其優游唱嘆愔心平躁心釋矣瀧岡阡表之至情感動當與李令伯陳情表韓昌黎祭十二郎文抗衡孝友真樸何減蓼莪岷岫之章王恒齋雜論

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尙畏先生噴耶公笑曰不畏先

生嗔卻怕後生笑

吉水志

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修於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爲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旨使學者曉然知論說必本於仁義有功世道於斯爲大而文章之復古其末也修爲臺諫時摧邪扶正論列爲多屢歷州郡聲跡可紀及仁英授受之際輔佐韓琦功在社稷矣琦之初薦修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爲國家惜蓋一時權宜之詞不知者以爲實則謬也

宋可亭蔡梁村名臣傳論

歐陽文忠公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元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

永豐縣志

卷四

軼事

六

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畧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元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歐譜

歐陽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緹纈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語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

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  
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  
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  
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輩富貴宦達  
者同日語哉

游宦紀聞

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歐陽文忠知貢舉方以復古  
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  
午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闕矣與諸公酌酒賦詩士  
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  
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  
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七

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悞但不必用可也內外  
又一笑他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額及之一時傳以爲雅  
謔

程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  
者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子發述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  
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  
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  
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  
以託公公察其實無他力保全之上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大學

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呼先公  
字曰眞翰林學士胡先生眞先生包公眞中丞時人謂  
之四眞同上

按歐陽發撰文忠事迹多經宋史採收茲錄其軼事

三條府志原跋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  
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  
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  
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甯不少高蓋二物以收  
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  
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永豐縣志

卷四十

軼事

八

夢溪筆談

歐陽文忠公嘗語予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動天  
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  
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蘇文忠公集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曆五  
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謫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未及強  
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  
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  
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遺令託魏公作墓誌墓誌中  
盛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熟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  
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





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於郊外詢雖負  
恐惕猶歛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揜惡  
揚善文忠知其樸野亦笑之而已

東軒筆錄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蓋未嘗  
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懼憂患遂有超然物外  
之志在郡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  
也潁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  
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  
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薛書成文有若神清  
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  
爲之而誰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十

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  
官凡執政以道官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  
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邱壠之側老  
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避暑錄話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時無敢有抗衡者劉原  
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  
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  
類原甫卽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  
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  
忠人或不能平

避暑錄話

歐陽文忠內制集序歷敘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爲

退居談笑之資畧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  
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謗田夫野老  
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  
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  
亦獲掛名於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  
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  
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  
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  
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避暑錄話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祁公韓范富四人  
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

### 永豐縣志

#### 卷四十一

軼事

十一

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  
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  
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歲  
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  
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  
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  
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  
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  
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避暑錄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譏左氏失之誣論云  
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

小主試者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時文體云然晉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做非公一變孰能遽草避暑

話錄

歐陽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晚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謫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避暑錄話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十二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纆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其澄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可澄言訖而逝鶴林玉露  
歐公著族譜號爲精密其言論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

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尙爾矧他族耶

鶴林玉露

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在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清波雜志

劉義仲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一書以示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

永豐縣志

卷四十一

軼事

十三

耶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撫拾於其後耳揮塵錄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謬豈別一書耶

齊東野語

歐陽公奉母鄭夫人之喪歸葬永豐之沙溪瀧岡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於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鶴林玉露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筋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此未嘗過於豐侈也鶴林玉露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其一耳歸田錄

歐陽文忠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當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勳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以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果然學庵筆記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十四

仁宗晏駕英宗卽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策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疾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憚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德鮮不妒忌者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如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太后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奉承

嗣君無一人敢異焉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龍川別志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詳矣余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望之云嘗載於瀧岡阡表瀧岡阡表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沒因識於此

墨莊漫錄

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幾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判命田况李昭臺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十五

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入井之戮已不勝其寃此二千餘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特

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力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  
兵將卒有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  
已收卻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  
軍亟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  
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餘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  
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墨莊漫錄

二云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尙書  
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  
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  
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  
易及書成奏御史局舊例修書止列書局中官高者一

### 永豐縣志

#### 卷

四十

軼事

十六

人姓名某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  
亦功深者爲日且人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於是紀志  
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爲始也  
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抑此事前  
所未聞也

墨莊漫錄

三云范公希文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  
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吕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  
多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  
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  
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  
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亦嘆曰我亦得罪於吕



相公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吕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不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吕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墨莊漫錄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日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卻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曰領與我

### 永豐縣志

#### 卷四十

軼事

十七

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

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墨莊漫錄

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人故寓於詩詞

冷齋夜話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人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者未嘗有牙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爲無有然歐陽

公必不誣當更博考舊制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峯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峩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沂卽上牢山水清絕處孤峯者卽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

審云

老學菴筆記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

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

方勺泊宅編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自夷陵徙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

永豐縣志

卷四十

軼事

十八

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眾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翌日間之舟人云聞之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跡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曰卽古隋地也

魏泰東軒筆錄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承叔未知其精妙丞相吳正肅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

晴園正午則如一綫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彭乘墨客揮犀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寄穎陰隱士

常秩其畧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及公

致仕還穎有詩贈秩曰穎有東隣常處士披蓑戴笠伴

春鋤既而王丞相公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

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

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

正冠見之明年秩拜侍郎判國子監尋有無名子改前

作秩寄歐公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又曰昔日穎陰常處士卻來馬上聽朝鷄墨客揮犀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十九

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

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道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

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

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余紹

聖初始登第常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

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

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

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

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

一二客修此故事避暑錄話

歐陽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

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  
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其姓名而  
人已傳卒不得諱朱維爲京西提刑爲予言琵琶以下  
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護索之稱文  
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  
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耶故  
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  
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  
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  
以絃爲奇耶

避暑錄話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二十

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繇衣之外一語不  
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文文山跋歐陽

公與子繇衣帖

歐陽六一公論事每切直仁宗嘉其敢言曰如歐陽修者  
何處得來

瀧岡阡表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七  
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明德鄉沙溪西陽宮建  
有碑亭表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

古格

要論

慶厯中司州試結繩爲網罟賦會朝陽誤筆以魚爲漁有  
司黜之既而辨訴得復及鹿鳴宴優者攜一魚藏於籃

內問其徒曰何物皆曰不知有頃優人口占曰報道是魚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時朝陽於諸生中名藉甚有司以魚字之誤欲棄而不取故優人造此以戲明年朝陽果登第

歐鄉戴逢源妻蕭氏以女流而知慕道有二子長曰通甫次曰昇甫聞仲晦朱先生賢即遣二子從學後二子俱成材仲晦爲書貞婦戴母蕭氏夫人阡而楊公萬里周公必大皆有撰記草廬吳澄亦有記

曾匪弟百荷蚤世遺一孤匪爲育之保愛甚至後匪登進士所居官舍有雌雞將雛偶然石墜而雌雞死遺其雛而雄雞祝祝作聲引雛而哺翼之人以爲匪恤孤之應

### 永豐縣志

#### 卷四十一

軼事

二十一

因名其山爲鷄公山

董敦逸當宋徽宗時爲戶部侍郎奉使契丹其主服其善於使命解貂裘贈之及開宴近臣進佳醖見敦逸不多啗謂之曰南朝享此味必有好醋敦逸曰不特有好醋亦有好醬其主悅服

恩榜人謂之老榜官狀元董德元字體仁吉州人少魁鄉舉累試禮部不第後補文學任道州甯遠簿試漕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爲天下第一遣報家書有詩云御筆題詩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

採書言故事

陳中山通五經以春秋中元延祐丁巳解元至元統癸酉

曾試以金馬門賦登進士第今其賦尚存舊志畧訂

延祐三年丙辰桂林翁年九十有五其孫鶚謁豫章熊先生取衛武公宴居誦大雅名其堂曰宴雅翰林承旨程公鉅夫直學士曾君德裕各爲文以華之八年辛酉里中爭持酒賀公百歲縣令就見公明年公賦詩手寫寄豫章熊先生先生次韻爲謝豫章太守鄭雲翼留題其後翰林應奉曾君巽申序及諸公所爲詩文遣人馳詣門爲公壽於是宴雅之名達於中朝聞於四方劉岳申墓志銘豐邑在元末儒者接踵而出洪武時膺薦辟者計百有餘人然尙未盡也或曰豈元時養士之功乎余曰不然昔元有天下貴北賤南有蒙古漢人兩科况解額甚少如

### 永豐縣志

#### 卷四十二

轍事

二十二

江西連廣東取士止二十二人以故一時儒者多不樂於仕進而四書院講學隱居者眾矣

明洪武時邑人李原明工書法所居長湖凡古今名人手書無所不聚自號畸叟遂有墨藪之名府志

曾子棨體貌魁碩文學充贍而酒量過人永樂中秋八月交趾二貢使至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者乎曾聞之卽自請於上上問曰卿量幾何曾曰館款此二使足矣無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珍玩巨觴靡不試及二使酣報謝去翌旦駕未出曾莊埃謝恩上悅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一狀元耶賜

酒益隆

曾子棨下筆不休不事推敲悉中繩墨五言如斷雲京口  
樹殘月廣陵鐘暝色迎官舫春寒到客衣雨從江北少  
山到宿州多殘燭官舫疎鐘出郡樓寒潮瓜步月殘  
兩秣陵舟七言如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  
葦綠野塘多是水雨晴沙路不成泥平鋪碧甃連馳道  
倒瀉銀河入苑牆均不失唐人風格

靜居士詩話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弈因命會棨賦詩棨應聲  
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馳鐵  
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  
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杯仁廟和云二國  
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  
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礮下重城等閒  
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  
臣之器量見矣

永豐縣志

卷四十一

軼事

二十三

永樂初會棨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  
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闈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  
畧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棨明日廷對棨策最  
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降  
絲綸袞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  
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  
聖德願歌械樸播皇仁

堯山堂外紀

明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然後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一字蓋倫自掇魁之後以言忤旨外調兩閣老亦畏其勁直不敢改削片言也初倫會試五策五千餘言泰和尹直取爲會元主考劉三靜萬循吉各主本經遂置倫第三尹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餘言有學有識進對大廷未必非然出色者後其言果驗

倫上疏論南陽李閣老奪情事謫福建市舶提舉後李公歿溘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其官爲南京翰林修撰時廬陵陳公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先是大臣遭父母之喪

永豐縣志

卷四

軼事

二十四

往往多奪情起復至是著爲令皆得終喪羅公上疏之力也

陳白沙先生當時別儕中推高一峯其答一峯詩云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過五路承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釣獨與光也語一峯歿有詩輓之云今我何敢私一峯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如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天何常乏知己我言剛與定山同一則曰先生天下士一則曰青天白日人千古其尊一峯可謂至矣

豫章詩話



文臣奪情起復始自景泰四年侍郎張睿祭酒劉鉉時給  
事中林瑄曾抗言之憲宗時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  
賢固乞終制不允修撰羅倫劾賢引富弼劉珙故事謂  
綱常倫理所關甚大海內直之後儒有謂憲宗沖年嗣  
位念賢先朝大臣恃其左右輔弼辭而不允賢亦無如  
之何言者以搏擊見長愚竊以爲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賢雖情不獲已心有可原而循此例以行則將  
來人臣皆得藉口以忘情竊位天下後世且不知有通  
喪之義矣若果不能離賢何妨聽其居家不時遣詔詢  
以朝政令其具摺條奏而必欲其在朝然後能資輔導  
乎萬曆時張居正爲相亦以奪情致起物議一峯此疏

永豐縣志

卷四十一

軼事

二十五

所以存忠孝之大節立臣子之大防非可以言事摺撫  
者一概議之但賢之起復則非干寵固祿之比亦不得  
以忘親竊位者同日而論也

讀史  
隨筆

一峯以論南陽奪情事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實學士陳文  
所畫策也生平專心理學詩不與韻士爭長而集中紀  
夢詩多至三百餘首難乎免於癖矣

明詩總  
詩話

成化丙戌羅一峯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祠是  
夕歸宿舟夢文正遺之詩曰金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  
勸君少飲酒不舛卧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尋謝政歸隱  
余讀文毅公集公生平奇夢甚多此其一耳

豫章  
詩話

羅文毅公生時異香滿室所居之側曰大山塢常有香或

疑山中有香草既而香漸廣丙戌公及第南遷得歸異  
香滿塢晚則薰室公因名之曰浮香塢迨公生諸子則  
寂然據行狀及一峯集

天順癸未羅文毅公赴會試路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遺  
金環一雙羅僕取之次日途中乃以告公公返軫還之  
比至則遺金環之婦爲夫姑寤辱將欲投井遂得免據

氏文獻志

羅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頒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  
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  
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跪久李年漸高至不能起  
上命兩內臣掖之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

永豐縣志

卷四十

軼事

二十六

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

爲式

堯山堂外紀

李西涯評一峯公廷對策云遡唐虞迄昭代上下數千載  
鑿鑿如日中天總大綱悉萬目進退數百玉歷歷如指  
諸掌天威咫尺頃刻萬言電掃雲迴若有神助梅溪文  
山而後不多得矣又賴吹萬曰夙覩坊本古今三狀元  
策彪炳鼎峙而吉州特有其二文山先生忠節千古曠  
編莫尙已至如一峯先生其文光明正大疎暢條達而  
見於事業殆與王梅溪後先同揆豈直科名增重已耶  
錢鶴灘評扶直綱常疏云宇宙間不可一日無此議論  
本朝狀元當以一峯人品爲第一讀此可得其梗概矣

據羅氏  
文獻志

羅文毅以諫李賢奪情事被謫尹文和援文彥博待唐介  
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

按明史羅倫本傳謂尚書王翱引文彥博救唐介事  
請賢留倫今作尹直當悞

明狀元以直諫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  
賢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

真可謂不負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

客中  
閩集

成化三年編修章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諫止元夕

張燈並廷杖左遷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貶時稱翰林四

諫明

### 永豐縣志

### 卷

四十

軼事

二十七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

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錦衣

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讞之先生

遂得免

寂園  
雜記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壯弱國家之元氣消長係焉乞

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首

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據羅氏  
文獻志

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舒芬繼之與倫同鄉

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

本明  
史

羅文毅性直慤為縉紳所忌故憲宗實錄中傳多貶詞

據  
羅

氏文  
獻志

永豐縣令德清吳期炤作一峯集敘云余髫年先大父直齋府君述當時賢豪以訓小子必首羅一峯先生又謂往在京僦先生旁舍見先生作文必舉筆祝天而後屬草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因是亦可想矣

羅一峯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爾不著

硯雲編

羅一峯夫人梁氏善詩一峯初未之知也吾鄉薛知州澄任江西奏績於朝別一峯去一峯展册欲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為之一峯曰婦人烏能是未之許夫人間其不在書一絕於册曰今日作詩送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深都是離人眼中血一峯歸而見之

### 永豐縣志

### 卷四十八

軼事

二十八

嘆賞不已 硯雲編北應瑣語

聶雙江曰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銳准本縣士民呈請將學博郭梅崖布衣劉彥剛同祀鄉賢輿情甚快至庚子縣令王奉提學蘇舜澤之檄清查已祀鄉賢當否輒憑胸臆出郭劉二人謂功業著述不少概見信如此言使邑有顏淵氏出終亦不得與鄉賢祀矣歐陽子曰修於身不見於事可也况言語乎此難與俗人言也雙江之言如此劉楚奇昔亦從祀鄉賢後縣中某以劉之死節在於勝國之時遂出之噫亦過矣使劉為宋室遺臣而乃為元死節則可出也劉則生於元仕於元亦死於元一代君臣之義自在况彼為德於鄉不祀之何以示勸

始存以待有識者

景帝易儲鍾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綸廖恭敏公莊皆極諫  
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禍尤慘至英宗復辟特擢恭  
毅禮部侍郎恭敏復官大理少卿尋進侍郎成化中贈  
尚書而恭愍止贈大理寺丞恩恤獨薄池北  
偶談

鍾恭愍幼時在里塾隙地特出紅葵一本芬芳迥異迨為  
御史以建言復儲忤景帝下獄榜掠會大風黃沙障天  
獄得稍緩既而杖斃淺瘞獄中英宗復辟賜歸葬宰木  
巢烏鵲產白雛者四摘明  
史傳

鍾恭愍被杖臨終有詩云大限來年三十三翻身跳出是  
非關魂魄已歸三島去文章付與六丁擔有尸任葬江

永豐縣志

卷四十九

軼事

二十九

魚腹無椗憑隨野犬啣詩未畢而卒獄官續成之云王  
子比干居泉下此去相逢面不慚

郭一匡於嘉靖間以吏科給事奉使琉球航海至地名赤  
嶼無風平浪偶一大魚出躍如巨艘旁有數小魚夾之  
舟遂震撼不能支急呼海神天妃求救夜半紅光燭舟  
人必叩天妃其神靈異特甚至述大明一統志內所云  
舟漂落際百無一回及至詢之琉球國中人皆不知落  
際之名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為佳及至王宮遍  
觀壁下皆累石國王亦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中數  
月國人亦不見相殺何嘗以髑髏為佳哉

聶鳳尚書豹之父豹知華亭時課績最封如其官既拜服命惟以祭祀慶弔餘則巾屨如故當農務殷時不離桔槔耒耜事親舊笑之曰兒作御史封君猶作農夫耶鳳亦笑曰封君無妨於農夫農夫亦無累於御史傳者以

為美談 據鄒東廓墓誌

聶雙江豹陞陝西按察副使時輔臣夏貴溪入謗者言坐前知平陽府事罷豹職尋復逮之豹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會貴溪亦以事至豹無怨色與說性命真機貴溪大慚

服摘豹家傳

正統九年甲子鄉試二都戶曹陳律時為諸生詣峽江玉

### 永豐縣志

#### 卷四

四十

軼事

三十

筍山祈夢夢至一處峻宇高墻類巨室陳登其堂自前廳歷進十三廳見地陳一尸旁置一燈人謂陳曰地下卧者即汝也驚醒惡其不祥禱神再夢以決疑夢棹上加棹已在棹上吹笛一人循棹而走是科陳中解元邑人曾卓李循同領鄉薦蓋吹笛者陳律也加棹者曾卓也循棹而走者李循也陳既登榜首謁郡伯贈以聯云學冠十三府名登第一人前後二夢俱驗

監察御史艾廣為諸生時貧甚食量過人鄉里畏之不敢聘為師往贛謀館道經興國適開池覓土工公資盡遂就役焉公書生不勝其勞縣尹適批囚見之將責焉公曰我秀才也尹曰汝秀才能對否公曰能尹出對曰地

傍去土添三點以成池公見囚在側遂應聲曰囚內出人進一王而興國尹驚異遂延入署爲子師其後成進士皆尹資助力也

劉肅菴先生少與羅文毅公同學相得甚共砥礪志業介然不羣鄉里以爲迂腐每嘲之曰羅古人劉古人又戲以道統先生目羅公故公柬肅菴詩云滔天浪拍洞庭湖不動君山半點污人心要似君山穩方是人間大丈夫

鄉賢劉肅菴先生彬五歲而孤四兄三天母張宜人聞日者謂先生命疊關煞亦當天逾十五歲出關方無患驚恐甚乃從巫言以糞貯水咒禁封固寅祖祠案下曰廳

永豐縣志

卷

四十一

軼事

三十一

關將以十五歲破甕名曰破關先生十四歲時聞之私以石撞破甕宜人覺而大恚先生跪告曰壽夭有命非僧巫可求天旌母之德兒或可生無惑異端也先生志識之高幼時已如此

據行狀

劉肅庵先生从淹諸生中應歲試提學夏寅知其名而嫌無逢迎態黜之羅文毅東南昌張文裕公曰素彬爲夏公逐君知之乎文裕大駭卽詣夏求閱肅菴卷次日夏取居首數卷暨肅菴卷並封送之文裕跋肅庵卷云認理精到行文高古此必困於場屋者夏慚明年科試乃以肅庵列第一是秋領鄉薦

據行狀

肅庵先生爲程鄉令時部民王慎祖被誣得罪累年不釋

爲白於清軍御史梅江得免慎祖知先生性好茶買福州香茶一裹藏黃金於中以獻先生挈之重疑而啟封乃叱去曰吾汝父母官也生汝者父母之心詎望報乎後爲雷州府同知謝病去雷州人大書府譙樓兩扉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行狀

吳名標死難時命子孫停柩中堂勿葬家人不從已治葬具卜期矣長幼數十人一夜同夢公怒曰誰敢強違吾言遂至今二百餘年無敢復議葬者堂屏墻垣傾圯殆盡而柩後墻腳罅中挺生一橘樹茂密異常濃陰拱覆柩上如巨蓋然過者稍有不恭則頭痛必叩頭謝過乃愈其英靈凜烈如此

永豐縣志

卷

四十

軼事

三十二

石馬市關帝廟明嘉靖間建尋被兵燬 國朝順治初賊數犯境義首會眾力戰數十次土人常隱隱見關帝提刀躍馬逐賊賊輒敗走眾感其靈佑乃於康熙二十年重建

離石厂五里許有地名蛟塘乾隆初有蛟噴水頃刻平地爲潭有流寓醫士曹某者通道術以疾宿於真君廟夢神謂之曰此地將有水災若爲我驅除吾俾爾愈疾授以方醒而服之果愈曹以問土人土人以蛟潭告曹乃以竹劍貼紙符擲於潭中水波湧起若戰鬪狀俄而蛟浮水面已斃矣土人取其皮獻於廟今猶懸柱間



三十四都里源有龍圖閣祀宋包孝肅公康熙某年里中有蝗里人某倡謀禱神昇神像行田野間旌旗儀仗整肅呵騶喧闐每至一處農民焚香跪迎共進文疏言蝗害稼狀道士輒爲宣讀焚之約半日周行十里間復昇神像入廟忽西風大作涼雨驟至一日夜而蝗盡死嘉慶甲戌五月蝗復害苗里人沿康熙間故事效如前庚辰六月大旱求雨亦應

康熙庚申九月九日永豐鄉二十六都有虎夜入民廬啞一婦人連衾曳之出時唯一女在牀聞母喊叫急起持竹竿擊虎虎被擊舍去母遂得活夫以一女子而能格虎救母殆亦仁孝之心所感歟

樵叟集

### 永豐縣志

#### 卷

四十

軼事

三十三

南坊丁進士國幹少讀書有齊力習騎射入武庠赴某媼家祝壽戚黨胥一時名流談論經文深相款洽於丁情殊落落遂忿然歸呈縣願棄武習文縣令止之曰功名難得毋貽後悔丁堅持改業自是刻苦下帷博覽羣書文名大著乾隆庚午領鄉薦上春官聯捷

